

我父亲和中国的城镇化

My Father and the Urbanization of China

作者：肖雁，河北农业大学。27187563@qq.com

看到《国际城市规划》杂志的征文通知，使我对我国现行城镇化进程重新进行了一番思考。通过阅读最新的相关文章和规划大家的一些言论，以期能窥得其中问题一二。

叶裕民教授指出“中国30年的城市化过程中犹如一个庞大的筛子，把就业、健康、年轻、创造、活力和财富都留在了城市，而把失业、孤独、疾病、年老和犯罪都留在农村，农村承载了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太多的成本”。近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表明，“农民工市民化”需要成本是8万元。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即中国城镇化发展得如何，得看如何用心去用好这8万的成本。

在我国之前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由于我国倡导的是精英治国模式，所以政策倾向精英阶层，我也并不觉得很奇怪。但在中国并不是每个人都是精英，其中还有一半是农民，尽管目前部分农民工已经被市民了，但那也是有名无实。对于这一现象，精英层的又一本性出来了，他们往往更偏爱弱者，他们愿意使用他们的话语权在茶余饭后为弱者伸张正义。

有时候伸张正义也能起到一定作用，现在为了弥补农村为中国城市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我国将城乡统筹、包容性发展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此刻各界精英们尤其是规划界开始纷纷讨论，在众说纷纭中，为了不迷失自己，我想谈谈我父亲和中国的城镇化。

我是一名研二的在读研究生，所学专业为城市规划，时常在和父亲聊天的时候会聊到他的工作环境。我父亲是湖南湘潭人，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工，城市基础建设的一名底层的工作者。从我读高中的

时候就在地城市里打工，工作地点最北到了辽宁的沈阳，最西到了新疆的伊宁，最南为广西的钦州市，最东到了江西的吉安市，工作的省份总共有8个。

之所以用我父亲作为例证来探讨“需要怎样的城镇化”基于以下几点：首先，他是城镇化过程中被谈论最多的身份——农民工；其次，他有着多年在不同城市工作的经验；最后，他也正在经历着农民和市民的双重身份。

在父亲谈及他的工作经历时，我问他你去过的不同城市给你有什么不同的感觉，他的回答说都一样。后来我想不同的城市在他眼里，或者说在他们一群人眼里都一样，他们并有融入这座城市，城市也并没有张开双手拥抱他们。他们在每座城市工作都差不多，白天干着相似的工作，晚上休息。当他们把城市的居住用房或者商业用房建好以后那他们的工作也就完成了，而以后这些建筑里的那些繁华是他们无法企及的，他们也不曾去想拥有这些繁华。后来我说爸你其实已经被算作城市人口了，他满脸疑惑的看着我，说怎么他没感觉到。我心想你怎么会感觉到，因为你未曾享受过市民应有的福利。

我们现在讨论“我们需要怎样的城镇化”，但我更愿意讨论“他们（农民工）需要一个怎样的城镇化”，以及“规划可以为他们所需要的城镇化做些什么”。

规划是一个很尴尬的行业，越是到小地方，越像一个政府的傀儡机构，为了迎合政府的喜爱，有时可以从第一科学方案降到第三科学方案，但你也不能说他不科学。

但在讨论时大家都正义凛然的一边倒地站在弱者的这方，我想问问规划者们，你们曾经自己做过的那些项目在城市和农

村有利益冲突的时候你们的立场是不是没有讨论时候那样坚定了？国家级的规划院、省院你们还愿意多接一些普通村庄规划吗？是不是大抵得像华西村这样的村庄才能请动了？你们目前做过多少村庄规划是为了应付检查的？连自己本身行业都无法对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村平等对待，你们一到利益关键只为自己精英阶层代言了。

农民需要什么样的城镇化你们问过农民真正的想法吗？他们的现状你们是通过自己的实践调查得到的第一手资料吗？主题中“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城镇化”，还是基于精英们自己的立场，到底来说并没有还主动权给我们的农民。我想什么时候换成了“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城镇化”的时候，那才看到了曙光。

文章编号：1673-9493 (2013) 03-0051-01
中图分类号：F299.21
文献标识码：B